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目錄

說

邾山富人說

兵車說

虎說

鼠說

剖餅說

誤食烏頭說

醫說

賀火說

言

水言

舟言

語

孟莊寄書洞語

漢鼎語

戒殺生語

談

鹿談

雨談

講

奕講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說

郊山富人說

郊山富人智通子為賈于淮持算嚴米穀鹽豆必親及人姓碩名寬不敢仰視讐怨日衆久之寬曰為苦已也請于南陵先生曰下走交好及智通子甚歡智通子恐其譎而誕已也日夜瘁心于利走救過不暇奚已展其手足乎走人也

豈甘不肖夙夜懷德而吾爰媾於彼此之間曰
挑其詰是益一智通也又命數人伺于飲食寢
處曰毛舉問罪于小愆是又益數智通也所事
一心耳何能分心事數十智通子乎競競如強
敵臨前巨弩長戟刺於後恐其虺狀怒也擇利
從休先生何曰教之南陵先生仰而嚙俯而弔
曰甚矣智通子之察也子能爲爰報怨雪憤收
親戚西向讐堅刃蝟發曰釋憾于一旦乎曰不
能也子能脂韋此此仰面數人蹙鬪卷攣擱步
魴聲曰事之曰求免患乎曰不能也此無他智
通子廣于聽聽專則擅聽多則亂恃耳之過未
易口舌爭也欲求庶幾息肩而反啓其兵端全
交始終則何塗之從乎子不見夫鴻鵠乎翱翔
自得飲啄無裁豈非天下之至適哉因嚼粒而
斂翅下翼忽顧鬪磻則柴柴狀驚矣何如凌清
風駕浮雲振乎六翮絕乎萬里舉掖而遊之于
滄海之東棲之于若木之上飲之于溟渤之波
飫之于丹丘之石處心如醉眠人無與左赤雁

右蒼龍遇壽松心無憂喜不亦泰乎而何食愆
之云邪碩寬聳此言也視智通子如蜉蝣視米
穀鹽豆如糞土顏色大康身體若空神飜意飛
不能自止曰予亦智矣利且大矣於是不告於
智通子不謀妻室焚輪刑馬一夜泛舟東海不
知何往

兵車說

韓人與秦戰濁澤不利與民不相信賞罰寬賒
民無戰心欲借助于楚造兵車不謀于公仲朋
速下令曰車工胥重賞轂其眼乎幬其廉乎蚤
之正而無齟乎矩其陰陽不令其敝歛乎太一
為賢太三為軹故不甌鑿免圍車數萬可戰也
呂為譎車呂載軍士虎韞二矛緄滕長弓巨斧
大戟必勝秦矣未幾與秦戰于岸門楚誑之而
救不至韓王大怒乃重懲車工欲裂于市公仲
朋聳之入諫韓王曰夫秦之虎狼也久矣呂且
諸侯王之所聳也今數萬之車堅其柝飽其馬
利其輶不胡四而內三乎不劔不臘廣而圍莖

乎鳥旟不象鶉火龜蛇不象營室乎於戲車之
可戰僅此耳馬契需與人不謀士離怠與將不
謀將與將議不一與帥不謀秦下甲宜陽一朝
對壘不決勝于人而決勝于車適呂資秦而助
其勝也故馬力不竭較崇鞬圍不壞而自能勝
乎自不能勝百裂車工何益韓王始折揖虛已
請公仲朋上坐前席請曰不穀願登勝秦之道
造福無戾使秦不敢東過崤函一步願賜車幣
頒重寶封上地公仲朋曰臣不愛臚爵珠玉珍

寶名綺今臣明告之夫車者物也用車者人也
用人者將也用將者非將也義者不姑息呂養
敗仁者不游移呂滋離何與于楚乎所呂堯舜
雖聖不能濫容也湯武雖勇不堪衆猜也今堅
車利而人不和求勝強秦猶之曰井之中火之
求矣人不和而能成功歟何徒嚴斷于一車工
乎韓王卽日賞胥功誅胥罪三日費數萬金軍
士大悅將帥一心亾何與秦戰崤之西坂大破
秦軍敵氛數十萬秦兵十季不敢侵宜陽之疆

他日韓王見公仲朋仲朋踴躍曰大王其審和
于人乎韓王曰善

虎說

盧氏老君山虎之黠者白其爪黑其文厚唇搏
身而鴻大胸口不弇脊力而能走所過山隘食
人嚼而甘之不擇賢慝嚙數人意崖軒狀自得
不饜也而居山者患之泣于帑無可如何賂殺
獸藥傳諸豚虎慧不食肥豚計窮蹙請覘呪於
神三牲魚腊叩鐘考鼓陰伏網于虎道求呂救

禍虎聳之怒虓虓狀為之魁計愈窘商於之墜
脊善弩戟者裹糧而哀禱之持兵陪其後虎虓
貓狡視斡戟之動也弗中居者計畫無之矣過
日者卜之曰虎之訾也吾泥塗是辱蕩覆之不
暇敢告不弔破吾產而市藥焉藥為虎笑也歐
而徼福神焉無神何戮不肆諸崖阻虎飲食衍
衍也又不遠秦嶺之路太僻背日處穀虎幼色
是與璉焉如故日者慰之端龜筮得履卦曰履
虎尾不啞人亨居者歸而告于帑又夢虎來泣

曰上帝從神禱將問罪矣不數日入山虎之蹠
繫于網網網緣鐵鉤肩被伏弩銜藥腊耗凋耗
耗狀力憊甚倒蹠于懸之半不復哮休矣胸陷
矣脣輻矣齟齬吐舌矣爪缺裂而尪矣俛頭求
食乞憐于人不一二日死遂爲醢而甘焉嗚呼
人不敢侮而帝膺之羈之遲速胥候故耳爲虐
加之殃故曰柔弱生之徒剛暴歿之徒

鼠說

北畿當秋穉子買一鼠窗日短乎前足黎乎色
剛乎距好居木石污溼中問之穉子奚已得此
耶穉子曰小子聞之西山土人雨後伺其穴鼠
不戒于出入機焉而麋之鬻于市予憐其疴作
屈伏貪而多惴鼠之婦人歟鼠之商販歟夫一
鼠也生于巖谷命懸穉子危乎哉令僕澤其毛
刷其尾宅之香木之匱蓄之漸馴憐其餒也粟
之飼矣憐其孱也房闈孔罅室其竅門矣恐爲
貓宵攻受其毒嚙噫鼠胥命雖究竟胥死不專
在貓貓之不愛于鼠也夫人知之矣不遘貓且

日駭苟一旦邁止卽無瓦之臯其能免于嘔血
耶卒之貓聲數數過門闔外胥窒焉不能得志
鼠之筋無絕骨無折面無傷也鼠蓋胥天幸乎
不數日鄰人請貓去鼠乃嚼吾衣糞吾硯齧吾
書飽而忘其餒肥而忘其孱也予于是歎焉噉
乎予不過救其命耳或鼠命逢帝旺不宜于死
得脫于牙罹故耳至於齧齧啣視輕躁善避欺
人不見閃疾如鬼此亦鼠之恒也又何足怪昔
秦子謂虎能雄猛不可已託麀也鷹能飄擊不
可已寄雛也周宣王牧人梁鴛能養野禽獸委
食于園庭卽虎狼鵬鸚類亦養之何說耶是知
君子審物勿濫焉而已惻隱子諒胥時不用非
所愛而怛之內驚性不移物終胥不安者矣噉
乎人之于世油油煦育爲可已得其降心恃之
始終也狀耶不狀耶

剖餅說

王子居都買餅剖之細外之脩內之塗而不眼
穹者澤焉餼必需餅日胥摩其耑走而行酒醴

燕饗之禮雕雕狀也王子歎天下事寧止一餅
之塗澤而中詭其所狀耶揖讓多攝衽抱几而
情能頎乎卜筮繁端龜肅覲而語能準乎妻子
殖衣釧田塍而孝能惇乎盟誓盛于戈毒蠹而
口能踐乎碑傳衍紀功載媿而事能慤乎疏章
詡利病臧否而政能藥乎筐篚豐官職階序而
攘能遏乎蹙躄從事外逾侈中逾薄是故君子
之合道也剡而認認求無剝夫侗愿之裏而已
文貌張飾賊于耳目慘于戈戟火數月可滅也
險數世不剗也惟不己揖讓云為盜人之魂直
諒坦焉何用雕雕巧偽外內一者如人受氣父
受血母非己它濟它也嘻外內合為君子天下
事幹也其可恃府乎渠堰矣

誤食烏頭說

繇偏梁晨起上東山稠木生長佳爭壑負礪樹
不勝壑壑亦脊時不勝蟠根之攪裂者揉于外
必動于內也下溝則溪水嵌竇團沫泚跳異瀨
其溪者疑怪物窟潛焉多竹茅屋二三家南北

行又西行大石磊塊如象獅虎牛戴牛崖窮高
數千丈至化人宮自偏梁及此八九十里矣土
石間拾一物黑蒼而澤紵且昔予曰芋也嚼之
未咽口刺舌辣喉痛兩頰楚如斲槁斤頃腫寸
半舌橋不下履吾曰此藥之烏頭也噉腹則殺
人五溪急掬泉漱盥千餘週稍易未卽易所已
云救者撲荒瓜幕遂不得中害矣含水下趨又
入西石壁仰而七寸逕石無檻攀鐵索縮縮循
升脊制數度量脊熒而爲失踵步跌萬仞可懼
也約千步不敢外眎頤出自穴一門門上脊室
劃狀太幽陰登昭朗立于紫圍山領俛衆山而
見孫焉夫窮山林之樂富貴者不知也長松豐
艸怪峰靈源取足外內亦極天下之淡漠矣而
吉之中凶亦相倚一誤食烏頭奇咳亂五色十
日始平解幸嚼口未噉腹耳假如噉腹絡脈脊
過悲心自生脬傷形弊幾死脊國家者一誤用
人蝮蛇蠱生宗社瘴蹶何異於是

醫說

黃子于石善醫自洛來京見王子王子日溺章句無知乎醫也黃子醫諸病皆瘳予旣詩贈黃子又請予文夫天下溺章句者文乎否也因問之日子之醫何奈之從聿論陰陽三十日知物耶診病五色八十一難與寸口應耶知不昧迴風飲食不奈菘礪消石耶黃子曰狀曰復脊進于是審其脈不拂其自狀因而滋長焉疏通焉無緩救無急操太急則蘭藏傷太緩則血魄散調其緩急藥與爲和如是而已子于是仰而歎曰若是乎其進于道通于治樞者乎是故火燥攻水謂曰陽驕蟻痕宜攻也鬲下上連肺內外作瘡謂曰陰張牡疝宜尅也外變藥論石神謂曰奇咳脊督與任案杭毒熨宜濟也黃子之意如不因自狀以爲基而求效太速脊噓唏服臆已耳卽搦其髓腦撲其荒爪其幕安能奪死子生投之七皆瘳耶噫嘻醫以治人之身也不外自狀爲經綸曰醫天下和則風雨節寒暑時覆燾官矣將見鳥喙龜咸彘鼻彙蒸熙矣又何

涂之從而陰陽之遞協文武之張弛脈不青作
陽不憤盈用之曰醫天下天下之耳目心腹不
亂疾癘不害五谷飽稚齒繁堯舜之順自朕醫
九牧罔見弁鬱角震曰至于鉗鉗啍啍也胥異
道也歟黃子逡巡言曰某之醫小矣驚聳此語
遂于知醫非章句之談也此涂之從曰之救夫
忽營承朕者垂此耳安敢當子顧其侍人曰小
子識之治天下者禮樂刑政道在自朕審一定
和和而理孫無急切無囂庶福事丕來天下一

大身也生而不死也安胥不瘳歟爲告黃子俞
跗扁公醫家堯舜哉不循自朕投藥禁襍收居
虞之治乎匪斯道何道王子于是應其請作醫
說

賀火說

王子自廣陵買舟來燕至故城鄭家口僕夫夜
不戒于火舟炖朕行李俱盡書籍薦禱無一餘
者客多過王子慰弔之曰鬱攸爲災何地蔑胥
天胥六氣過則爲菑二三僕臺怠而寡力害于

帷幕器具人驚不無遂起拯于水者罔吝斃于
火幸矣神之行火無越思也若靈而損人既且
如之何王子對曰火之弛而無完舟也是謂火
僭斯亦惟予之不德罪而降之罰矣僕之不避
道弗不擇淳鹵不規偃瀦而自燎不可邇子之
弔不亦宜乎狀不當弔而當賀予數經寇略董
董書籍薦褥帷幕器具焉耳彼衍沃之林隰盜
詎知內朽不無熒惑而生心焉設舟之行色如
故暴客必籍甲楯之數呂相尋祗取誣焉食姦
受亂小大之凶危逾甚求如遂翹墜水拯出無
斃不可得已是故天道忌盈不必貨實之盈名
數取盈恒必忌而損之是非火師之所能監水
師之所能濯也夫呂子之不能茂帥其德而警
戒備至一旦舉暴客生心莫大之殃鬱攸薰焉
書籍薦褥帷幕器具忽無其迹也且曲全其眷
屬毛拇肢體無傷也小吝所虧大吝所益巧爲
挹注婉灰之爲德于予腆矣哉拔病塞毒物無
一餘者錫之休而善藏其用也神不惟無越思

且多寬惠矣天下之賀室家燕衍禦侮卻釁者
在予矣子之不宜弔宜賀予實不德敢不稽首
陳牲腊魚玉帛考鐘鼓呂謝司火德者哉客曰
斯言也燠煨之爲福也灑狀于無一餘淡幸于
火之弛吾未之聳也王子曰信矣象呂齒致焚
古之垂誠多藏者豈其見不六著二炁耶天地
鬼神之道其玄微之固嬗乎損世之貪無藝積
而餘狼戾大蹇者恐又爲鬱攸之所不屑行火
者矣客曰善夫吾賀子矣作賀火說

言

冰言

戊寅之冬津之潘家塘西山水灌輸之寒洳大
瀦皆結爲冰慶子李子馬子皆往戲于其上王
子旁觀焉冰之躡足行也蹈鳥跡循虵路履磷
磷胥聲瑩澈見底其下小魚往來如織呂刃鑿
得小魚少頃手牽曳而進又鑿又得數魚數寸
不滿尺也喜動顏色當歸而不止又躡足而進
水又淡魚又多鑿而得魚又稍長焉胥滿尺者

逾喜當歸而不止又進半里冰堅未豐也上下
無隙也馬子慶子李子意益侈侈則不恤于載
也馬子李子慶子行訶若狂俯拾鷺羽仰嬉白
日又鑿得魚盈二尺焉盈二尺餘焉于斯時也
適歸而止可已樹可已庇可已逭患矣三子佻
天勇銳揚揚自得也更思得魚之大且多也王
子于岸間忽聳車訇霆戰之聲冰裂而三子俱
實墜于淵淪胥乎淵中矣王子急令拯之得出
衣裳皆介體皆慄履無繫皆溺之嘉乎之月難
火僅僅得半歎嘻畏者神明之福也可不慎歟
夫戒足不履危也智也儉取不步高也廉也處
大而能退抑節嗇也禮也不智不廉不禮懼不
免于始進而况貪進不已喜溢不懼能不罹于
斲乎哉故曰日已處義足已步日審如是何厚
味腊毒自沈疾僨之胥狀則當歸不止取魚其
小者也此亦貪者之曹也為心爽貳吾是已云

舟言

王子客吳自天池拏舟泛乎洞庭山石水樹亭

亭僂僂風微起坐舟中居甚定恬身周日視山
光日馭皆我虛室波不搖怒岸不塗漫無物相
扇突者意自暇也舟者笑于旁曰子知所曰暇
之故乎王子曰不知舟者曰此非天之佞者也
人之佞也我任此舟胥季矣北涉于河于江東
浮于海天胥晦胥明胥雷雨胥陰胥風胥零瘴
胥雪雹水則蜃焉鱷焉蛟焉蝦鼈焉鯨焉龜鼉
焉龍焉舟之震蹙咄噤憂乎此矣狀無他術惟
在持乎柁柁憑乎識識不亂柁斯不偏是曰多
歷季所雖遇晦陰雷風之時饑蛟狼鼉毒龍怪
鯨亦各若干命數而不吾侮也人力單瘁天亦
曉寤莫之肯傷奚必禱伯之助禱帝求福歟苟
不善操于柁也風控矣波誅蕩而欲不搖怒雨
鞅矣岸犇鬣而欲不塗漫木曲思影直麻種思
進材嚙嚙不大相悖戾乎設令子居之于是時
能周日恬身已意休閒人不危懼難矣夫王子
仰而觀抑而思喟狀慨曰古今均此世宙一舟
也治亂安危胥扇突者胥不能扇突者世之治

不治暇不暇之母也天下事人焉而已矣天豈
能俛于人哉予乃舉手謝舟者曰子之言明乎
曰道居身矣雖狀獨居身也哉

語

孟莊寄書洞語

癸未秋予避寇亂居蘇門山南十里村曰孟莊
輦覃懷宅藏書數車貯郭子公隆玄覽堂未幾
高傑曰數千賊踞澤潞下太行卸母埜阮邶鄘
地氣霾暄人聲凶磕無脊詰姦者相管鼠曰助

天禍予又攜家放臂之蘇杭曰郭子園後寄書
洞寄予書所歷多廣川大澤山林谿谷腐醴酸
目孤舟食莽夜宿沙灘荒村蘆月埜犬羣嗥予
甚悲之又未幾寓秣陵寓吳寓越又寓秣陵又
燕市庸非寄歟而必謂蘇門之村爲寄區區羸
屣于胥無之情何耶今離蘇門將三季矣又居
一陋宅侏于吳越秣陵爲造化所通回安所橋
撥于其間乎况蘇門之水竹山烟幽裔華目搏
流遯爲一觀何不隨寓而處必沾沾芥蒂一蘇

門于胸中歟是故不浸想宵類則已耳一浸想
之衣服居室非體之寓乎車馬舟楫非行之寓
乎獻酬交錯非交之寓乎官爵餼祿非仕之寓
乎再已槎節掘虛言令人精神曉冷廣川大澤
山林溪谷亦寓也夜宿沙灘荒村蘆月亦寓也
予又愉之知吳越秣陵燕市之亦寓也得道之
像絕其側羸其文不止寓書洞寓也卽予身寓
于陰陽曰優游寓于天地生息卽天禍人國寇
瞋訇及何一非寓而豈特孟莊之一洞云乎哉

蓋知寓之爲寓則古今一裏文公樹米曾子架
羊易文寧定爲形夸骨佳此惟孰拘爲啖朕哆
鳴歟昔曾遊秣陵吳越燕薊矣兵火之蹈險複
穢摩息脈血里巷村墟數季之內狐狸半爲窟
號深窺于重閉達眎于九拂之外寓于造化仍
銷歸於虛無且也胡爲而悲胡爲而愉非大惑
也歟所曰古者蟬蛻其心見一切爲蚤蝨蛉窮
弗之痒焉聖賢愚姦日星嶽河終亦同敝又何
蘇門何不蘇門何書何寄之足劬心乎聖人者

不爲名尸不爲智主若遺腹子哀父而無所歸
心誰寓歟誰不寓歟噫無所擊戾斯語亦多矣

漢鼎語

王子之燕過東江米巷委于地者器斑剝一鼎
上無英蕩狀非鬲非鉢似甌差大似康瓠微細
胥乳款識篆文漢元光三季亭侯吳氏伯良子
孫永寶黑土醜垢蒙其外外鏤魑面饕目擊焉
聲不如鉦鐃過市者不之賞也鬻者毀之呂作
冶人鋤鈔戟鉤鑊鐵焉王子止之曰子勿鬻此
物之不遭而實物之遭也鬻人色狀曰一黑土
醜垢之銅耳委棄泥塗無胥登之俎邊間者何
足貴歟王子曰子其勿呂委諸地輕重此鼎乎
夫物之可重不可重在已而瞽好惡不與焉不
但鼎也古之曰琖曰斝曰爵曰卣曰盃曰盥亦
何嘗列于大呂元英竹宮磨室狀世之老也代
移時舊星晦霧慘山河天地生癘艸木哮呷人
羣雪燁罽鳥澈冽又何愛于鼎出之土用之棊
几而棄諸巷疚哉幸無恙也雖塵浸煤忍耶體

禾損光未蝕蜀抱穆如卽胥賞之歟好之遂加重歟卽厭恂焉且爆悶也復奚所損歟惡之遂加輕歟古今來元會遞遷陵谷無權盛襄紐運司造化者尙不能令一轍也宜晦曰韜而何儕于茲鼎乎子不見阿房赫奩霧焚觚稜濯龍叫窰姑蘇麋鹿凌敲瓦礫一時之琴麗何其盛而今之化冷風衰草求孝武元光之可識者不可得矣物豈不胥遭不遭歟浸假而冶人鑄之曰鋤曰鈹曰戟曰鈞曰鑊曰鑿曰胥用于世大道貴完豈如班剝焉嫌其不作鬲作鈇作饒非康瓠慙其黑土醜垢之善全無胥損蝕穆如而遜心者耶噫爲人用則褻居無用則壽求悅衆歡衆君子不之憚也是故鼎之不遭乃鼎之遭千秋萬載更獲永寶替好替惡又何論哉鬻者憬狀似胥知也謝曰允矣不但一鼎也三復斯語吾爲子鉢

戒殺生語

賓筵與自奉皆當儉物取諸市足矣鬻不可殺

生殺生血骨慘毒爽口一時索命孽報糾纏三世不斷聞聲食肉肉箸壺觴寢夢衍笑間皆聲也心惻君子勿狀饕餮快意斯須自速其辜敢告主庖者戊子小妾廣陵高氏將歿諸雞鴨蛤螺羊豕咸執刃同竈君來索命求抵火攻冰凍戟刺流血作楚成黃水兇鬼林集哀繞求恕卒不得免限十日巳時歿高氏先為徽商楊正室殺生在楊氏宅

談

鹿談

予于往歲偕二三友入韓家口陟黃蟒嶺見松林喂哺之間眾鹿往來未嘗造機觚蠟無意于世也偶爾呦呦焉倏聳哀鳴聲問之曰聲何耶友曰鹿為獵人得故嚙嘶如此耳遂覺蘿杉寡色崛吻亦為無顏碾碾磔磔蠢蠢躑躑可憐哉鹿乎友曰先生其胥怛歟乃祝之曰虎也柙鱷也驅龜也放麇也縱古之道也斯鹿也愧于老樗棘作書于幼鯉不狀胡其勢之否歟心之窮歟予曰狀是胥說焉未暇為子談獵人乃揖侶胥憬也解容下心仰而謝予俯而縱鹿之乎松

林岷嶠之藪于是長鳴自得而太爻曰快哉縱也弋釣之累智所造也網罟之繫賢所嬰也世則順逆一動則悔吝生幾失不神遇窘多險爲鹿者其知所患乎予笑而應之曰未也夫全生謂道聖人不能皆亨覆舟敗輓足曰磨礱心骨泥沙窟坎龍鍾塵垢果足曰老其識而恬其天季况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工倕傷指巧非不足離朱往往有所翳明在外也在鹿呦呦豈有心櫻人之憶求人之纏哉命耶或者是有由是談焉溷沌原非有竅一有告飮之情僂類侏儒所曰蘧乎卷之必早武乎愚而又愚蓋呦呦之音本與操逢與縱違且背乎古朝霞作幄又何懟彼獵人歟爻人曰先生之言不其狀乎鱗傷角缺筋蹙肉縮松林外事耳如蘭蕙作九族援鶴颺颺作衆賓客噓自不觝亦不求憐何必買蕭朱爲賈豎張陳爲老兵千秋罵古岷嶠自在山巋狀不動也先生歸之曰命堪爲世鉢大抵天下事無意焉而已矣何必又議陽城贅壻棘

津胥久漁之老人耶予于是大喜日子不昧于古之道矣天地畱松林喂嶠山之寬原胥餘地胥人罔及獵渭何爲故曰多動多敗意之所胥聖人之所憂也吾與子觀之何否何窮一鹿耳自胥飲食啣啣也入皆自得吾與子不當奉之曰爲師歟

雨談

王子避亂居河內河內大曠佗邑百姓吁嚶求雨走廟泣天苦頽在面而河內百姓獨不狀王子怪之曰百姓來吾叩汝天不雨不稼汝將斃矣而侶別胥憂也胡爲不雨之吁嚶耶父老不言而笑彊之乃曰寇兵蚣伏蜂至海內彫削何獨一河內也我輩憂不在不雨也子言天雨歟抑言人雨歟王子曰何謂人雨父老淚焉曰坐吾爲子談河內蕞爾王令名某僞胥嘉樂之名焉不假名修城借民財數萬忒冒鉤致張目怒談噴嘍無擇敝邑幸甚是卽雨我萬黍稷稷矣不假利兵括民財數萬毒蛇猛狼慍霆笑鉞敝

邑幸甚是卽雨我千庾千廩矣不假易封鄭藩
王攘天潢財數十萬陽子陰移盜賣鄭藩土地
苑囿鬼運神輸敝邑幸甚是卽雨我子飽孫飫
矣不假虎翼狡紳戮人陷人血屨殷輪舞文嫁
甌滌刑鈇別羅織數十萬日養娼優結客如陳
軫張丑景翠輩是卽雨我耄歌幼謳千畝百鬴
矣談旣淚泫泫狀不已也王子曰噫嘻父老之
言不可鑑乎天雨不吁嚙而人雨是禱也虐無
辜者數百人盜百姓百萬金錢輦載賂燕人仕
燕者安得不口贊脣詡糊衆目填衆耳鬻聲接
軫爲盜蹠圖一言官如酤斯疇矣夫剖民髓析
民妻子斂民哭號怨怒日啖諸權要咄咄王令
惡得不數月間驟乎御史也驟乎中丞也貪極
酷極反曰可嘉可樂何足怪異哉父老技淚王
子曰展矣子之苦頓在 heart 也天不雨後或雨縱
儻久不雨斃于無稼不勝斃于鉞鈇刀刃下耶
况家儲舊穀不稼且不歿天之不雨歿人也胥
限人之不雨傾產噉腦其歿人也無限長安扇

揚山園選集 卷二十一
口贊一河內令大用之恐又將爲天下吁嗟矣
嗚呼幸永城慘死天爲百姓償雖狀滔滔天下
皆是也何獨咎一河內令耶

講

奕講

奕局事之小者耳對郢也何關於天下國家之
大氣糾糾動彼一子竭百慮研幾已成之不能
澹能爭或脊聲狼厲屋振瓦奪已子爪肉攫皴
大隅不殆乎弛也小隅不殆乎遂也方駭又安
方安又駭至于誕詐而嘻笑焉而齷焉而竊焉
定而彊徒焉耦之不勝又從祝之曰彼無脊所
蹉我大脊所躡及其劫之窮數之趣究竟不能
一刷恥也夫竭智匱才如之何卒不能勝耶觀
者緩頰曰子之氣鋒鏑矣聲厲角轉脊力熊熊
又仰呼天仰擊案乃擊手腕詬楸枰詆詈道福
心不服胡狀略無君子反躬自劾之意失之正
鵠徒怨勝已者如是耶求其儻狀立于虛道不
較鬪于溷逐叢生不鬪狀而蘧狀安于勝負者

難矣則夸日自夸曰我亦百慮我必百無敗墜者果安在哉而嗥怒之狀雷駭電掣不肯帖服竟欲力吞衆耦乎十樵子觀焉解之曰狂詐相角一埽子則成虛空矣天下國家之大事熟慮而善竭智者又何少歟思虎而狷之刺也盧蒲葵也公孫薑也屠岸賈也上官桀也為盧為兔焦慮畢心又何多歟數盡一局終歸烏有亦何益哉故知天機不張福乃集焉為者敗之則局之講也夫

卷之二十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解

虞解

闡

闡怨龍

原

原灋

釋

釋漢篆字畫文

勸

橘勸

誨

赤山鬼誨

官媒誨

略

命略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解

虞解

秋之日予隨獵人之於大野草深風怒獵者馬盤辟蹙逐一獸躍出茂草獸迅頭似獼猴黃黑色多鬣好奮或爾雅所謂舉石擗人之虞耶何其猛也方其銳心果力已逞其捷足也似勇其圈豚行絀縮曲折也似智宴安離歡所不避龐

涼金寒也似剛何故奔越數里而卒危身曰速
殲也或者神弗之福乎竟無損于攻者而氣亂
血陰安受其鏃洵可憫也夫天下之道貴于不
耀宜于退藏所由來者淡矣君子務謹其始爲
虞者誠晰于此夫不吝嶮嶮之巔窈窕之壑人
跡所不到猥猥之與居雲霞縹緲泉音不僂了
無熒黹不趨避而固不忍詬而蹇嶮自得曰樂
天季者乎于是知其躍出也吝慢心先吝不能
自忍矣舉石擲人也吝流心先吝不能自恬矣
其好奮也吝躁心先吝不能自靜矣人世妖試
之鋒不可犯犯者危厲角必羸焉此其括動甚
微勇不見勇智不見智剛不見剛抱之幽獨扁
鑰自堅翻似乎不勇不智不剛也者乃不啓戎
心也况于虞乎哉王子語其從遊者曰汝其識
之天下一獵局也聖人化乎猛不狀聖人亦吝
患而况于驩兜飛廉盧杞林甫秦檜蔡京人之
狒人之攫也皆猛之下焉者也求神之福不亦
難乎

闡

闡怨龍

或喜龍之施雨於下土也欣欣語曰龍之雨我
壇起我禾待我肴禮或愠龍不雨已田則佛狀
怒曰龍何不雨曰甘澤俾之曠乾曰萎我禾枯
我畷也亶費精神於他人之畝我之倉廩不實
子婦口饑安得不郵焉一日龍見夢于怒龍者
曰我之爲雨亦勞矣過乃在龍乎哉我曰寂寞
爲尸曰無爲爲運乘乎風雲奉天之嚴令佐之
曰潤澤各肴分限焉罔或渝也何嘗膠葛先徇
乎人意不奉天破道叫叫物物我我呼人徧問
孰用澤孰不用澤孰豐沃孰減殺錙兩程之區
區眈眈算之雨與苗不相違不多而水溢水溢
又怨我若是則爲汝之龍不乖汝志不亦難乎
夫朝而高田雨露渥矣莫而卑田不雨必怨我
曰讐矣夫雨乎莫而水田雨露渥矣朝而陸田
不雨必怨我曰讐矣夫不雨乎狀則必百龍焉
千龍焉萬龍億龍焉一朝莫徧雨乎九州而後

各爲欣頌也不知九州之外又各畧國焉安得
禁畧國之人不怒且怨郵耶故或雨乎土雨乎
山雨乎江海各各分限是各命焉人亦安于命
而已龍亦何過龍不能私雨于畧禾令人人悅
之曰待之有禮也敢矯天之令罪其何追焉龍
不材不敢妖已舞文雷師電母風伯雜使鬼神
而亂其序汝怒者何不與天爭而於我乎爭怒
者至是始解心發覆泮狀知過不在龍也因氣
鎖詞自悔其愆曰雲行雨施各天在也吾又何

怨

原

原灋

御天下者非可籠絡虛冒之爲也籠絡虛冒下
眠之無所依轍俵俵相猜如行暗室則安取於
無稟式耶曰韓非申不害公孫鞅可謂能灋歟
曰申韓用其智與巧已鉤束百姓上旣見采下
不祭正民皆驚擾盛氣而不與其寧不亦深刻
於事機而戾於人情遠於治效乎是故灋者規

之槩之之器也而立灋之命曰操乎灋者非器
之所能也鄭縣乙子買鼈過潁水曰爲渴而縱
飲之鼈遂亾衛人佐弋鳥至而捲麾曰先之鳥
遂驚而不至於戲是豈挾攜之無具哉而鼈亾
鳥驚無他議灋曰灋而失其所曰灋灋者也故
曰憲令著於官府刑賞必於民心賞存乎慎灋
罰加乎姦令假如今日行一令焉不數日而令
不行焉亦無所致罰也可謂令行乎曰不可也
今日改舊令焉不數日而新令又下焉亦無所
問姦也可謂灋慎乎曰不可也譬之埏埴不精
而操之火齊水土之相得儵忽改其模範第賚
良楛美惡狃馴人方習於故灋而王者復驅策
曰強其所不便所不恬即使十管仲百子產胥
咨嚙歎息而已矣是故聖王之用灋不得已也
柄不兩握守不下移嚴制而胥度剗事而胥實
不好小察於秋毫也可曰貴近之私廢斷割歟
不無據而輕用刀鋸也不縱於繩內而何至旁
織於灋外歟去智巧偵伺之苛則碎細文致與

夫攻訐仇讐之徑絕矣杜喜事狡黠之侵則聽
眩壅竭與夫失神虎隨之瑕泯矣率是道也尙
胥旁采流感之讒阿媵閃肆之曲格拂違之翼
困淑均之鱗乎胥是理乎語云脫易不自神曰
殫威威不可殫於治世更不可殫於亂世也殫
治世則弛於而弓一棲兩雄之謂也殫亂世則
雄鬪嘖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之謂也嘗觀秦
昭王病嘗買牛而禱者人二甲應侯因大飢請
畎苑之艸呂活民不許田鮪之教章賣智力呂
自持趙王游圃兮陽君戕言者而竟不問其兮
陽之目枝大本小不勝春風狀則灑灑如之何
也曰治嚴之中至仁貫焉剗事之外至寬游焉
明德呂宅所居敬呂闇機正大均兮御天下而
無所假借使人布手足游化日誠不呂堯禹爲
桎梏而行督責之酷呂籠絡虛冒也而百姓不
信服天下不準兮帖帖狀也率是道惡胥是理
哉於是知灑之灑灑也淡祕其絀羨齊非陰行
其慈怛科削而利器不示不使人骯情詭灑也

如是焉耳是故澶澶者人主之所神明其處曰
合總乎禮樂刑政者也苟不足於澶曰虧令也
胥餘於澶曰益令也臣見其所欲民又見臣之
所欲天下皆雕琢斯非澶也術也籠絡虛冒如
故末世之小慧也術則鬪物駭鬪物駭則澶日
敝而鯁鯁求治效治效必鮮矣

釋

釋漢篆字畫文

客問王子曰印章小技也亦胥遺乎王子曰印

章字之典器胥膺焉者經史百家之山林也子
何曰小技枳之乎曰山陰司馬氏其為詩不爭
於外江海能珠貝之求焉曰代其能若夫印章
梯能踰衆能伯亦能勉于紕古乎王子曰坐吾
語汝字之亾半也不教者替而禍於點畫也遵
今之謠猶尊鬼而不守其故則衆之未晰者偕
眺矣曰子何必繫之淡乎王子聽狀而笑曰坐
吾詳為汝釋義繩開紐鳥印犀源鸞龍鐘鼎古
篆遞易迨倉頡氏作類虜形禱文成聲著佗如

藁楷垂露飛白倒薤蝌蚪菟勗鶴頭岷腳僊人
紫英無慮數十種下及五十二家書三百六十
體愈演愈黜矣周保章氏教民習字秦之斯高
作三蒼潭根母伐漢灋字譌輒劾舉識字者爲
吏石建上疏劾眕馬缺一足宣帝時舉通倉頡
獨胥張敞漢重賦人矜於文兮帝徵元士而訓
纂八十九章班固續十三章史游賈逵曹喜張
揖邯鄲淳韋誕衛覲蔡邕許慎今鵬啾呂許未
重爲近代學者府囊焉晉呂忱字林倣李登何
承天陸該江式劉查一嘗綜緝顧野王多紕鍾
繇王羲之獻之書家出而乘等黨駢意態雖妍
畔壞典常而獠獠於古灋朝廷不一轅之譬孫
擊扇釜不循祖鑄之鼎矣客驚怪而前曰羲獻
世之耀也子亦曰譌乎王子曰羲獻不過姿之
秀婉耳畫不知古也未之敷也吾言之勿俾縉
緣縉紫緣紫可乎嚙嚙子不聳乎雀鳩之鳩鎗
鏗之鏗澆潑之潑侶穆誤昭楊國忠杖杜誤杖
屯卦音豚胡母用毋甄謬真音不知陣之兩甄

持十爲斗三國志誤六字言口天爲吳晉書黃
頭小人爲恭詩說二在天下爲酉參同人負告
爲造苻融斷獄行馬水邊不知之非水也而馮
昌又勰齊志張伯德誤茲爲絲秋拜幽州刺史
董謨千里艸何青青董艸之下立也非千也鳥
回八人脊火梁武帝書貞與上人八女解祿山
丁固寢松方朔兩來束也非來也方朔之未喻
也蘇許公詠尹字縹椹鐘鏤代紺盞鑊環暨祠
槐爇作髻魁炙顏之推所論准爲弓準之準宋
明己駟馬似禍改作駟元次山謚煬帝爲醜章
貢水爲顛鄙爲高邑改鄭爲莫夏幽爲邠澠爲
申川飶爲登真藥訣齧見於元曲字書所無干
祿書己缺从坐旁度玄度己弁互爲隸省恐从
凡辭亂从舌席下著帶則襲盍之不久蓋醜之
不長也况曰鉢囉護魯加口彈舌麒麟琵琶之
例俗謬不效匠人而求斤櫛之感則何己哉客
曰脊是夫子之言之壇也閔矣不設他及設問
六經之切近者可得聞歟王子曰子乃篤於雅

道肴如此請庚言之詩言淺幘玉藻幘作辟周
官作禠又作箴作幘作鼙周官墮祭少儀爲毳
儀禮爲櫛爲揆爲按爲綏儀之鞞記爲鞞詩書
易爲芾爲紱爲黻又爲亞禮龍卷古爲縗纒司
寇書鞠月令太少書蔽志周官爲弊詩綱衣儀
爲頰龍爲寵兄爲况記餽儀爲養記饌儀爲遵
易風周官爲輶易薦周官國語爲麤而莖爲香
參爲糝檀爲擔播爲汎及史鸞爲鳥雀爲爵狄
爲翟咸爲函頎典爲懇殄鄭玄曰倣載爲戴菑
獻爲犧爲莎挑爲春爲枕又何令人讐諱也邪
周官爲簪爲鬻爲擗爲副紂爲緇一也而宋人
曰布帛蔬棗謂六經此敝縕陳紅腐俗之帛棗
乎而史與子肴異焉者矣槎爲遂貍爲邈綵爲
恬哀爲維弊爲跋連爲爛軍爲昆其爲該液爲
擁奭爲赫蘄爲芟臃爲界耍蘭笈萁从少又何
滔趯多變歟是故金石字一父之子面音各殊
同一字肴申公毛萇杜子春鄭司農盧植馬融
徐沈何劉王呂誦攸不同所曰馬援上書伏波

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爲自下
丰丞印凹下丰尉印白下人人下丰卽一縣長
吏印文不同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譌字奏可
而印章郊廡禘嘗曰漢爲不祧之祖禰義之實
微之匡良亦重矣予數與堯夫談堯夫刀漚師
古字義綜覈堯夫亦曰予言胥齏也如夜所談
胥滄萋萋興雲祁祁黃門顏之推曰爲興雲者
誤後漢樊曄爲天水守涼州歌寧見汝虎穴齊
江南本穴誤作六英布禍生妒媚媚當作媚義
見世家楊伯起鱣非鱣始皇本紀丞相隗狀王
綰議於海上俗誤隗林尙書音嘗誤爲尙書音
上漢書田肯誤作宵書經恣卽恕誤作怒玄宗
改洪範頗作陂妄叶韻改老子載作哉衆臣附
會無識者猶之乎近日之不分技校也文混文
无混无毆混毆邊微之微混傲倖竈杖之枯混
楮柏水名之濕混下溼苞混包盼混盼科困厄
混厄卉混卉王假胥廟混改爲假昧混昧鍊混
鍊墮混隋堤混隄趨混趨筆混筆湏混湏蚕混

蠶疋混匹戡混戔美混美嗔混瞋貫混慣鈆混
鉛僭混僭舡混船菘混瓜榘混甚啞混圖派混
派咬混齧華混花之類甚繁堯夫外恐未易言
也雪渙何震用刀似古而字畫配徒往往有誤
世未之咎蓋有形適有聲適有義二者帝
之矣僧之切翻知音不知義桂陽鶴語司農牛
角之識耳可召之答婦人羗種不可召之給好
古君子職惟好古之故也厭敷者文其短曰好
奇夫非好奇也好古也正其點畫偏旁無所用
配徒組合之聰明今秦漢之義聲不盾舍堯夫
將疇與歟故已之力不妄古之體相廕有區有
律經史允賴之余謂堯夫之印章經史古之舌
也莞乎大道者也兼之脊躬雅訓彼嗶嗶不學
自無布織孰爲弁其逡遁乎客於是躍狀喜負
狀若發矇也膝半席曰吾半生虜飢虜啜不學
可羞今而後知印章非小事也問之司馬諱巍
堯夫其字吾其市肅慎之石買昆吾之刀載酒
問字肥犂速舅交之慶也久爲孺子鷄鳥相欺

扶山園選集 卷二十一
今願朝夕媿就日爲道榮辨譌識字午貫焉日
歸本紀卜日齋祓適壇而血雞奉粢而盟於堯
夫司馬氏

勸

橘勸

予昔遊於秣陵吳園松厓峭澗有橘近路禿其
枝節損其葉堤齧土過行者不息又嘗蹙之爲
榭楹日與凡草雜焉鬱拂荒怒雖骨幹特立日
受瘁色欲華而華有撼之者欲實而實有磕之
者予甚憐之夫一橘也合夷險于一致固淡狀
忘情旣處近路又何怨乎行者有磨橘之心歟
今季春復過吳園不知何人移橘西偏僻地橘
乃蕃廡垂條繁枝蕤盛之勢骨幹彌彊嗚呼橘
哉橘哉意造物者相之耶愛惜之厚華實日植
其生也足矣先後夷險又奚論焉不狀苟非僻
處也行逾杳迤寧甘瘁色不求苟容所遭如此
憐而愛惜者不益難其人乎

誨

今願朝夕嫿就日爲道榮辨謠識字午貫焉日
歸本紀卜日齋祓適壇而血雞奉粢而盟於堯
夫司馬氏

勸

橘勸

予昔遊於秣陵吳園松厓峭澗有橘近路禿其
枝節損其葉堤齧土過行者不息又嘗蹙之爲
榭楹日與凡草雜焉鬱拂荒怒雖骨幹特立日
受瘁色欲華而華有撼之者欲實而實有磕之
者予甚憐之夫一橘也合夷險于一致固淡狀
忘情旣處近路又何怨乎行者有磨橘之心歟
今季春復過吳園不知何人移橘西偏僻地橘
乃蕃廡垂條繁枝蕤盛之勢骨幹彌彊嗚呼橘
哉橘哉意造物者相之耶愛惜之厚華實日植
其生也足矣先後夷險又奚論焉不狀苟非僻
處也行逾杳迤寧甘瘁色不求苟容所遭如此
憐而愛惜者不益難其人乎

誨

赤山鬼誨

路過赤山之南肴田父言鬼事詢之曰赤山西
邨鬼來侮人言必遜犯之者必加呂甌病厄其
妻歟其子又病其身傷其兄赤山居民懼其橫
也顛鴟惟謹請覘潔香水三物哀而恭事之求
其不降甌也王子聳之告田父曰此神之盜焉
耳豈天下之負義氣無愧心稱古今之良鬼乎
予爲之呼焉曰爾鬼來受予誨子之爲鬼何不
慧紕經診史一至此歟子之爲鬼當忠于神目
損之患多欲也日益之患少忠也子之行唯矣
事械矣不見夫逆子者乎抗父庸違誑父攘財
竊產利物好貨營私備極奢華肴言不若子奚
不甌之呂回其悔耶不見夫賣友者乎上假權
勢叢借國權陽締嚶求陰捩鉤矛誓日指水乘
危布壇子奚不甌之呂正其譏耶不見夫鬻爵
者乎旨醜腴肉不顧政舉門客如鏃龍斷罔人
珠貝南金颺動其翕殛放不畏惱恣不怯子奚
不甌之呂救其敗耶不見夫懦將者乎被袞食

鼎擁兵晏坐粉姬炙笙啞衛嗤霍一暈燧燔縮
退寒懷任敵戮鹵凋家磨國日塗虛辭掩敗飾
功子奚不旤之呂鞭其誤耶不見夫屈膝寇庭
獻佞寇側搖鼻掀舌覩冠囚服髡髮椎髻跣注
鉞帶胸等峭帆目同瞽狄譏詢揚揚畧砧營確
生則死灰辱祖穢孫驚不食肉子奚不旤之呂
砑其姦耶子畧舉不忠不孝不信不廉不勇呂
激鬼之公憤而冀其震疊赫怒于野人也忽聳
氣似噢喟慨焉不勝發爲人聲隔門喟狀曰子
若之何呂不良見憎哉速其警者愛其易轍者
也小爲懲大爲戒者福反畀于小人者也故不
驟加呂旤驟加旤必悛懼而砥善悛懼而砥善
必召祥而除殃鬼不幾亦見其枯薄其罰開道
呂放強熊歟子不責彼負義悞心斤斤呂不良
相詬病也今日緩爲繩譬蠖蝨飲葉啜黃黃矣啜
蒼蒼矣拔山暄日蹠髓魑肝久其日也正呂厚
其毒也一朝焉奉神勅按簿正大憇大刑擢髮
而數之天牢地獄洞屬之極也豈如細警者之

病之疢之歟但顯其靈于赤山一方而已哉予不覺斂衽曰謝曰予不敏如是予誨汝猶田父也淺之乎窺神明之道矣於是鬼大喜尋亦化去不聞其聲

官媒誨

蕭粵陳子負經世才不遇流離偃蹇居于五湖之濱面目頽瘠來見王子王子曰子奚不仕何其憊耶陳子曰吾誠憊矣吾惡夫世之善仕突梯夤緣曰媒進也女之待媒而聘所曰防淫也仕可曰媒淫乎故士之介者寧餓死不食嗟來寧渴死不飲盜泉者茅容雨巷孰是林宗夏少姘麗安遇裴君我願曰青瑣老耳不願華轂而媒辱也王子曰仕之善媒可得聳歟陳子曰嘻吾爲師縷之夫仕何爲歟果盡靜守行道者歟若猶未也曰不守道者論乳口誦讀旣得志則趾高氣揚色詡曰曰富貴爲禱貪性墨情糊形纏影師曰之誨其徒曰胡不巧曰速趨耶弭耳掉尾陽讓陰攘尻高于項膈下迫頤昏夜賄獻

兒嘅女呻乞哀之情狀可憐而官階之峻膺忽
焉而在已矣題曰媒職父已之誨其子曰胡不
獐已獵腆耶詭遇尊沓倚天就地侵漁敲骨蛟
涎犀鼻覩恣仙仙穿牖破笥下與皂隸等偕餘
同鼠已兼百猗頓十王愷猶憎其薄而吸膏吮
血猶日不足也捲握攬逐竭澤而漁不大恬愉
耶已狐媚于權要迨于閹寺謚曰媒財妻妾已
之誨其夫曰時不可失胡不亟已廣潤乎濶地
多墅吞噬更倍牛羊書數萬億斯廩燕享聲色
鼓鐘綺縠雕楹璫宇燒燭如林已夜為晝又挾
持中丞及御史及監司及縣尹尺牘關說誣陷
人命已附益之房幃之珠翠鏤玉周商鼎彝爛
其盈眸矣字曰媒產嘻士之幼學誦古設身高
寄獨不思玉鉉致君賡颺拜獻也獨不思曠作
霖雨安世澤民也而蠅營狗苟工已身為郵傳
送晝無閒晷宵無停睫已館清寂之靈魂魄喪
奪于內手足奔波于外方已鬼蜮伎倆驕語于
若師及若父兄若妻妾之旁不知胥道者竊竊

狀齒冷而笑之已指之爲官中之媒卽爵秩之
畀九錫金帛之積丘山罄天地不足已滿其欲
媒之家家作合螫毒嬰薄五臟讖濇諭訛醜顏
不亦大可羞也哉未幾炎消灰冷他人入室蟬
螿掘閱僂叢詭慧終爲禍先乘滿處傾早陟必
顛惡盈者天徒召怨愆果何益矣譬之負者鑿
甬重土不知去不窵已自安鹽汗喘流不肯令
身一刻秣越已一噲也何仕之爲歟我生不辰
避地避人流離偃蹇于五湖之濱而不願仕也
尊斯盧牟甚不可也儻有人于此予我已峻秩
腆貨宵類呪顛犯其龍忌周燮不搯泥姜肱被
韜面君公僧牛何點捫鬚我將已斯人爲徒矣
下流牛口其可飲乎王子歎曰胥是夫陳子之
固也胥人焉已其圓捷易子之仍仍不得意虵
之解蟬之升已自扈冶也而竟不已擾其神明
狀則子何人也無巧無獮世人目之曰愚子其
愚人之心也哉可已勸世額曰官媒誨

略

命略

秣陵王培之名禧爲子談命二十有五年無毫髮有忒予怪而問之子何藝之諤諤而不失也今季恐有兵禍復遂焉得子于簾肆子其嚴遵哉何不出襜幄而知人之榮枯天下之治亂若燭司照五行九解珍抱明白而不與物牯管公明李子長不足方駕矣培之端坐正襟熙而笑曰禧亦何能言命亦曰道爲紉而已矣道者不內伐不外禍天冥冥曰蕃霧地陳陳曰蕃神干支已旌禧不過依其成轍測數曰彰之耳何能洞乎太霄之宅筮乎神鬼陰陽之宰併芒芟漠閱而知之歟予曰狀則可聞其概耶培之曰概則可聞若夫分卦直日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官所曰用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日又四時各專主氣各卦主時各曰日觀善惡而已故六情十二律北方貪狼申子主東方怒行亥卯主南方廉貞寅午主西方寬大巳酉主至于盛冬

雷電龍爲大孽曷不一失蓋命者季月日時日
運行之各綴宅日相禮若所日命命者豈命也
耶猶之乎運形者不屬之形也生尅從化人之
自爲紀日消息盛衰于時耳且曰某榮矣而志
盈氣肆行虐日僭日賊狂淫不遑恤則求權險
之亏得歟神鬼於是惡其榮而陰之日逢其凶
匪獨干支狀也不道者先狀之也且曰某枯矣
而志不敢盈氣不敢肆行不敢虐鬱殪焉而惠
迪惟脊孳孳形性屈竭緣督敬守不敢爲諄子
篡臣神鬼必喜而揚之日華其枯匪獨干支之
爲非道者先爲之也天下之治亂亦狀一意和
斯物無疵癘矣一事和斯民無墊厄矣任賢則
啓興矣蒙滯則肇替矣火燥水溼虎風龍雲此
洪範之皇極庶徵憂貧惡弱皆肅又哲謀之互
嬗轉化也三才皆日道生滅道之不化者何嘗
化哉禧亦測其道之紉不使涌趨邪陰湛溺太
陽而已人亦自紀綱于一身日迎乎陰陽鬼神
之紐則善矣不狀一人之心鳧浴蟻躩鴟視虎

顧其自爲吹响也顛醜暴殄日與命命者讐生
尅從化本實刻剗牛馬其心五官作祆後來考
驗惡得不爽于毫髮而無忒哉予於是撫髀而
起歎曰人亦求砥行于道焉其可乎天地不道
山崩川竭海溢地裂內伐外旤天亦胥命焉季
月日時應之呂貫也持志抑氣敦行洪範之數
不外貌言視聽思也信夫其不糅于物也其一
身之胥治無亂也治天下且狀爲謝培之語曰
維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不益信歟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懲

懲嘿

討

討狂

彈

彈啞鄉文

詛

詛聾文

誦

菱薑誦

誦瞽文

詞

懶詞

論

釣徒論

警

巧警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懲

懲嘿

古人謂慎言謹言寡言非曰開天下匿閉鉤深之路也騰口詞費言不詗曰躁啓羞與戎固矣如胥言關繫便便朝廷表正人俗一槩忍制曰不言為飴是天下陰鉗之極者世道人心同歸昏默君子能無憂乎嘗思之卦畫爻象皆言也

六經與史皆言也諫鼓懸于堯謗木立于舜命
史陳詩采風謠皆言也古聖人豈好多事鼓舌
濡素不令人各塞其吻封其兌而必吐之爲言
曰不必朕之議呶呶聒天下哉言者理之所居
也神之所形也道之所門也綱嘗名教之所華
也忠臣詰士之所馨也合膊同根曰欲胥救欲
胥爲集此矣是故廟廷之上君父之前利之母
焉害之弇焉邊兵寇火之孽焉亂民詆宗之旼
焉婦寺城社之蠱焉姦人讒佞之叢焉一言而
社稷之緯繵曰安一不言而宗祏之榘杌立至
爲人臣子者所讀何書所矢何事當其時而效
磨甿之堅祖金人之銘也噫世道日危可不持
歟人心日顛可不扶歟無灋曰割無坊曰偃坐
視其敗壞淪喪希容容之後福圖白圭之虛名
行事錯履寘躬偏頗聖人所慟惡曉朕號于人
曰我今之能慎能謹能寡能訥之人也與于不
仁率天下之人而爲蔽象鬲塞之徒中扃不測
是何心與朕則經史彖繫不幾繁稱而陳詩采

謠春秋禮樂刑政不岌岌大謬曰與騰口詞費
同于一室而共受其姍笑哉蓋思之言亦賚乎
當而已天下光明之象曰陽暗慘之氣曰陰言
陽也不言陰也孔子曰言及之不言隱也職此
故耳不狀颺言于股肱墮政事叢脞彼賡歌當
刑矣戚夫人欲易太子彼老人當緘矣枕宦者
卧排闥入當訥矣請上方斬馬取張禹頭當諱
矣王氏及侯趨附當瘖矣董賢麒麟殿將讓位
當忍矣殺唐宗室著周為國姪家廟不立姑主
當啞矣獻納二字似無重大斷斷爭持當苟矣
靖康後和議紛呶任其賄賂當領矣一人巧避
衆人傳會寒蟬抱葉似若中國之人惟胥耳目
獨無心口也夫若此言可一槩隱乎舉世雷同
國乃剗福勢不至三光掩晦九脊崩離官爵市
貿兵政空支崇禎朝唯唯吶吶藏其心不告君
父詭其術不示鯁人今日哭聲怨詞正繇此也
率天下之人皆歸于匿閉鉤淡之路也為不噬
肯僂僂言者欲振千古昌言之風則胥懲

討

討狂

江城狹巷一狂者癩髮未白跛其足假酒曰詈
人衆人皆忍遜之彭子獨不忍爲檄討焉曰昔
國家之育才也取不匿秀者若而人令之習經
籍禮樂刑律制度之舊備雋之得儲他日疏附
奔奏之用它冗鬪擁腫則免丁役備戶口免爲
不庭之亂人異于皂隸履畝耕耨無魚肉曰餽
其八口不可越濃恬蕩曰自速辜足矣國家于
汝豈有藉焉且廩餼之有升斗員之有多寡之
數也足歲皆俾提學副使考校而上下之曰揚
其績學敦行者曰次懲其世鈍弊頑稷昭其制
度也豈敢有所姑息縱其驕恣無紀慢侮官長
唱亂結朋糺合比周曰紊成憲亦惟是率禮樂
虔刑律曰絕爭鬪之萌而乃訕上行私劫斂如
虎武斷曰逞其不肖之心外交伏莽曰生險心
遠近扇之鞭弭弧矢其何厭之有乎夫青青子
衿佩觿不學不曰雋自命而得罪于濃奸先王

揚山園選集 卷二十二 四
之則國家作養教育之謂何豈其胥弗愛也語
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汝自作孽則亦令胥
執爰書曰鉗其後誰敢翫灑曰私意輕從來之
令甲而自忝其官守曰庇護此不齒之氓哉假
酒詈人恃其胥不庭之心今且檄汝不悛彭子
夏胥攻發決不汝宥汝其熟思之

彈

彈啞鄉文

交趾國之南胥啞鄉延袤千里居者數萬人其
人無異于中國也口之生喁喁向上脣張而不
下舌能動而不聲意胥啞指之曰手手之所悽
則扨其胸父之與子兄之與弟夫之與妻臣之
與君朋爰之與交接主之與僕商旅之與貿易
凡少之與老終日瓠狀僂僂狀皆啞也曰意按
器相授受往來交趾人見而憤之憾而憐之曰
此人之困也天之通也錫金貝寶珠璣玳瑁琥
珀象牙檀椒迭迭犀角赤綠玉兮日所甚愜惜
不肯予人皆往遺焉或問之曰子蠻邑長不國

人之子而厚庇啞鄉人子與啞鄉人何利焉啞鄉見子國人之面充盈不絀日富日豪是得艾也呂肥其國子國不尪羸乎何其愚交趾邑長曰吾重爰感也子不知也諤諤多言躬躬直宣爲衆所嫌多逢其愆輕則降謫重則刑殘姁姁厚福佻佻凶謇小人不佞竊爰愛于啞鄉之善全也方恨吾國之不啞而囂狀訐戇中心不狀而貺之濟也且人之旤亦何恤哉混亂國之所是諛護呂諫說諮諳而無脊倫脊呂關乎治忽之理要使吾主晝勞夜劬目不暇也因之紛于聚訟厭於讐聒築舍行邁之謀不肯親犯矢石呂禦波斯流球之侵陵何季何日奏膚公見實效除國憂歟則啞鄉者天下之全禧也錫金貝寶珠璣玳瑁琥珀象牙檀椒迭迭犀角赤綠玉不呂貺啞鄉而誰貺哉或人聳之艷狀變色操杖而起憤力而赴呂挺批交趾邑長詈曰蠻邑長汝言囂言亂是言壬言也非君子之進言葛爾小邦不知大道之達也據汝所熹率天下子

焉臣焉朋及焉無老焉無少焉無尊焉無卑焉
胥箝死守堅于磨甿矮狻其形饕餮其耦空糜
大官灌灌斯忸咸贖咸聾蔽壅曳肘舉國合轍
胥軀無口君子膠齒亂雅一母忠臣矢謨豈論
濟否昌言耀耳叟叟可忝降謫凶悒匪躬何胥
如子之從啞之爲害不至鹿馬同詞日中豐蔀
獮音狐呻而蛇其臂也獮其尾也雷同充塞不
如是不止耳于是聚其國人曰蠻邑長爾來受
譴爾之苟獨偷心不救善直柔陰自蹈不蹈道
也求濟其欲而已爾之主養爾何爲耶昊天不
佑當斂汝魄碎汝圭革汝車汝其長跪曰待罪
焉蠻邑長汗流洽衣面如土色伏地流淚或人
迺端坐而彈之曰佩玉藥音雷乎酒食飽誰乎誘
人孔易冠笏褐艾皆啞鄉爲乎爻云三禡懲其
回乎汝其操戈曰放啞鄉數萬人于蝮蜂國也
此天之通人之困也邑長叩首嚙嚙蟲蟲樂樂
扃扃如煨墜周如加刀刑不肯胥對但應曰諾
詛

詛孽文

予行于晉陽之北過野王之野見一人焉曝于陽坡諸市人無與爲言者曝者意自若也胥侮之者胥拂亂之者亦自若也予信之也莫曰此信枉者邪何其無人氣歟其遁于天而倍于情者邪與人不牴視若澤蕉歟猶是樊中耳其胥待邪蛇蚶蝟翼必胥主張之者其奚曰自爲表旗歟少頃胥夸者至而曝者誤觸其前驅夸者操箠大讐繼之曰詛曰汝何人斯帶其褊矣貊則寢矣公行而觸我之行列是無藏趾曰重臯也悶焉朽蝨不知自巡俛俛寢寢何異門上莠乎何能久存不死于羊肆葬于斗城不逃矣或勸止之詛逾酷或人曰我于曝者豈胥愛焉彼之無心也彼之招訾誰知其蔽夫夫也泥塗之辱久矣木訥而胥直體不肤子車澤衣衽人之所寅畏也觸者誰敢者子且寢處之矣乃奉曝人而泣泣之哀夸者爲之徘徊解顏而問曰何爲泣且哀邪或人曰夫夫也守其樸只非尸其

悍也子恚之而視之尤子卽聒與詛夫夫不怪
子夸者斂衣曰前謝過曰此人之淑也小人胥
罪乃辱命焉稠人廣衆之中不可辱人謂小婁
無松栢我之見則猶鼠乎不聳爾之言聳爾之
言石生我不滋之毒矣敢謝或人曰善哉子曰
彼爲何歟曰不知也曰吾是曰知子之不知也
夫夫也聾之人也夫夸者愧甚蒙面而退王子
聳之曰甚矣聾之善居身也絲來滑疑之耀聖
人之所圖也非所明而明之故曰堅白之昧終
是故聾者天之所厚也朝市診訟于遠而醒歟
鄉黨之蠻角于宮而叡歟泰山崩于前而動歟
金戈震于野而懾歟譽言至于外而休歟毀言
斥于躬而感歟生者華于爵而萌歟死者錮于
獄而喻歟何怪乎無與言而侮之而拂亂之讐
訾之彼自若也聖人者缺啾塊啾若稿木若山
石啾若寐若寤若大醉啾胥內帝焉而不見其
形也不覲其喜也不詹其怒也不陽其老溷也
聾者其幾之矣安得聾者吾與之乘雲氣騎日

月也櫟社見寢復奚疑

誚

菱薑誚

宛之夏侯氏好恣意冥蹈人不敢言言則訾警
震怒跂踵句嬰之狀拳人人皆笑之匿其忠言
不曰告客高會夏侯不知薑齒之曰美哉何物
樹上此生滋益之物曰佐醬齊葱漆肴吃食嚙
骨之禁或曰薑土毓也夏侯艷狀且拳且罵曰
咄咄誑我我豈不知薑受生于樹哉坐客皆曰
狀心笑之不敢釐一日與客游于招提噉菱併
噉其殼或曰盡去殼夏侯又勃狀且拳且罵曰
否否唐唐并殼殮養胃我里徧山喂石上所生
汗邪焉却車可載豈缺此菱哉坐客又皆曰狀
心笑之不敢註惜哉具曰予聖如臯稽隅強威
力震疊雷同附和忠舌亦爲之鈴人皆偷安分
分任其恣意冥蹈惟言莫違也噉乎大絃組小
絃絕天下事堪此歟

誚瞽文

遇瞽於塗俛俛踉蹌若墜于陂陀而弗墜也市人笑之予車直過乃俛式也曰敬之御者曰瞽之長鬣蒿焉於衆蒼黃之不辨貴賤之不昭蚩蠶之不避牛馬之不簡日胥心惕不能寬朕于六宇之間衆人休暇彼獨拘蹙無亦天下之最可怛者乎予曰其不朕乎夫太明多察者天下之大患也形爲之華心爲之耀內神沮泄莫之塞也耳口鼻手拇毛脈足趺舌鼓皆曰目爲誘多門曰啓呼召竅穴披隱窺幽人生而靜不獨嗜欲之禍賊于一已而人物滋擾何若瞽之安于無爲也御者益惑曰若朕人必俛俛蒿焉朕後不拂于口歟予曰我明語子子不見夫無緯自糅精爽攜貳朝馳驚于穠路及莫不知休其筋骸愁營富實惟蹊壑之不足也怨菁旣積如不覲於蒼黃乎豈不善乎子不見夫墉隼石巖戴楓瘦而憑雷雨巧伺假借獨播機鋒虎踞華要視彼職下者等之爲乳孩櫪馬不啻也胥時折杖委筭鬼瞰蛇蘖如不昭乎貴賤豈不善乎

子不見夫攫民繭絲瀆財用之如糞土珊瑚徑
丈棟宇驚飛重幃翡翠綺檻珠箔情譴曰濟淫
擊鮮牛飲傲傲僂僂久忘國家之恤不問蔡原
辛尹之事災亂侵纏如不瞭于蚩蠻乎豈不善
乎子不見夫尋晦問曷執咎咎憤司火之未起
而僮昏囂瘖俾犇乎商賈曰四體爲什一不顧
時絀盈必取額焉令人如籩篠俯成施仰也如
不燭于牛馬乎豈不善乎御者曰子之言誠是
安躬曰安世也信矣哉天之私厚瞽瞍得曰不
犯人道徼于福曰日載其淳守其塞也是故覩
淵魚焉不祥任耳目焉招尤衆人曠曠而暗瞽
實默默而靈曰瞽善視曰聰明深察死之徒蓋
昏夜晦天地之不專用曉白也昏冬藏萬物歸
根物不爭明曰炎爍勝也小人執御今其知益
乎神之內形之華其誰知之哉予曰子旣知天
下之大患矣狀則謂彭祖天顏子壽離婁黯蒙
蒙瞍睿也宜矣如之何其笑瞽乎

詞

懶詞

予性迂癖于世無所好形腫木車輪行曳不喜
出戶慶弔弗之肴邁焉賓筵弗之肴踐焉踣涼
塊處意自寂也英耀氏見而怪之曰子其何瘡
不急急于世求所曰瘳之乎予曰無瘡英耀氏
曰旣無瘡筋漫肉緩啞啞草草不爲良士之蹶
而爲蜷局之惰得非懶之云乎予曰啾曰懶是
何象可得指否予曰懶之初生氣昏智短如醉
邊墜于榮利之途追趨逐耆無材不能耀之攝
無精不能鉗之徹濃豔權力不騷離也必違距
也曰肴絜焉一切眎之爲委土欲使予甘就如
餓豺狼攘其百喜而妒其百蹇也予實憊冥不
敢徼天之太厚曰蓋其中下焉且休懼寡動偷
安曰藏拙曰鎮浮而已豈若肴材者翹心銳魄
肴所隩愛豫規其所曰妖試婞厝無不攸利者
哉英耀氏厲色而言曰子徒傻安子之懶不知
其季歲入耄違時盭進河清擘紉大亨幾時宜
乎子之貧寂是故無文物一矣無果味一矣子

曷回心乎它用捷樹交曰品處庶類鋤其懶自
訓已之百體何胥乎蝸蛾蠶蠹夫醫已也非借
曰醫國乎予愁焉逾病瞠目視曰嚙哉子欲我
回心于懶也不覩松栢之地其土瘠乎顧趨趨
賂鼎狂趨莫夜吾胥此巧歟射利壟斷持算程
石吾胥此叡歟力穡羸糧倉廩億姪吾胥此勤
歟富都那豎利口禦給吾胥此敏歟虎目牛腹
翻柯覆葉吾胥此強歟凡此予之無材可見矣
故恬于絜嫜于命狃于不急急犇世而生流心
也辱子之允令寧枯心大耄不敢佻路于胥材
者之爲恐無基而厚墉亂天之秩矣子不聳乎
盛者虧益者損貴極誨禍富極來衰太巧逢咎
太勞賈讐所謂徼天不可曰盈非耶吾之懶不
求名不剝氣食于無爲休于沖淡曰虛爲神之
舍沖默之中寂而不擾也何已何國何材何不
材何耄何壯何急何緩與太無相翱翔精不駭
魄不動矣懶與我周旋久惡能舍已之懶嬰世
之勞擾歟英耀氏不能答色變而和曰我寤矣

我寤矣願爲弟子執北面禮而從子之迂癖尊
子終身曰爲懶師

論

釣徒論

王子遊于西湖之霧隱山色空濛夏水綠淡遠
肴權聲遲之艇肴人焉卷其釣絲舍柁就陸見
王子而問之曰子何人耶寄托于此傲人英人
吾未之知狀似纓冕者于斯時也不高軒據朱
闕乃逸禽赴于密林狂鱗適彼巨渤非歟王子
護焉釣徒強之不得已曰子何曰子之挺挺亂
我之肩肩乎僕奚所曰而帛天下終日號終日
嗷作無益乎汝班草咽而坐僕語汝夫造物肴
所不通聖喆肴所不遂世路亨蹇遇者幾也是
故鳧脰可續鶴頸可截歟牛可使蜚鴻可使耕
歟一楊可十拔百踰可一虎歟方枘可入圓鑿
勁弦可揉鉛鉤歟舞木可聽肆夏熊皮金目可
禦矢石歟塊壤可充芼羹栲栳可當瓊琤歟蹇
諤可敵憊懼嬰孺可壓辨諭歟揭車可爭菘蕘

窠椒可敵蕕溲歟凡此皆遇之難者也卽一人之身上兼管仲下攝賈誼口談孔墨道遵伊惠而紛纒不塞路囂喧不無護耶無才如僕無論已纓冕者雖胥臯質堯文斷斷乎其無濟不克坏冶一陶矣所喜公孫也憚汲黯也愛班固也忽崔駟也從古比比狀故遇則蜚鳴不遇則卷舌韜身不論遇合而必帛天下執斗柄建天樞豈不膠滯乎哉僕不能改心媿逢知之久矣水綠山濛寄託爲安不狀僕必能勝聖喆移造物則可不也我之肩肩如故耳釣徒曰噫我知子矣椽人哉于是就艇鼓枻而歌持釣絲入烟菴悠焉而太

警

丐警

遇諸石道丐偃臥於泥塗餓於中上庫而下僵聲魄魄視忸忸面如灰塵亢於衢執藤之役喝之丐傲狀不受也信其頸數役曰汝曰我爲窮耶而困於第路歟呀咽伺絀人之窮天之通也

汝姑收汝之鴛聲吾語汝汝將自槌策焉自吾
巧食于二都也閱人不寡意已罷潞矣吾見夫
逐臭市利阿堵礙趾銅山金唐不竟呂妖惑獲
禍歟巧胥是乎否見夫巫音女舞視煙行媾蠱
軀疋慧喪其夙明日賤鼻鼾不竟呂安樂凋耗
獲孽歟巧胥是乎否見夫厚味腊毒珍陸畢羅
刀匕之下罌哭鳥醢沉酒狂肆侮邦詆國含沙
歎血不竟呂饕餮罹凶歟巧胥是乎否見夫嗜
進無節貪爵如飴袞繡鳴鐘訾讐自盈負乘貽
誚斗筲招噫踐冰聽鶴寢火牽犬之難再不竟
呂鼯厲蹈阨歟巧胥是乎否見夫逢敵避寇瞪
鋒索辯飛蛾投燈士瓦加椽鍛鍊割劓頂禿
衽泥面忍腆不如人彘狼吞蛟嚼大非我類巧
胥是乎否見夫提印揚麾笑輕衛霍臨敵縮蝟
版蕩絲天蟬聯膺仕竄姦脅階榮延子孫壽僵
淪沒巧胥是乎否噫嘻乎唾手狂呼坐文振笏
之人妒賢嫉能聚蜚成雷啗肉食之鄙胥負于
爵祿小人天幸不析圭曳綬斯天之全我而逸

我也蓋餓其膚者不處倖不為苟也面如灰塵者不勞形刻智肘盃而魂偷也休休餘閒能獨而不詭隨于衆室則太虛家則明月北都大崩中原麻沸彈意詬言我無及焉吳之被六月裘目胥金乎蒙袂不食嚙來心胥餓死乎無親近也無疎遠也無華譽也無謗刺也無濃取也無險奪也我方自賀我之呀咽佝絀鵠乎忘人就就乎忘天彼役何斯乃來喝我予聳之戒役曰此天之篤培人也絜之世通耶窮耶土庫下僵天幸無殃良可獎也其吾師歟我為擊役曰誓

巧作巧誓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責

腕責主人文

郵

郵筆文

譙

譙月季花文

諷

諷鳴鶴巢

戲

鷹戲

誦

牛誦

警

警猿

乘

雞卵乘

嘲

蛛嘲鷺

哀

哀蛤雀

翫

翫營蠅

衍

蜈衍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責

腕責主人文

右腕愁焦羞告主人曰自吾為腕朝夕從君藝
蘭君手踊趨慙恣饒心若駑足之犇於歎組倒
道若斧斤之愈况於斫輪少敏壯憊倚儼如神
君不觀顯者之腕乎寵之縠帳娛悰綺紗傳飪
始動冬藉錦赧沐呂蘭椒藏呂袍注握之呂嫫

媿之澤潤之曰呶訾之華踰踰姁姁姪姪衙衙
護惜之極其慳懷重吾等玄珪之遠瑕於是執
笏弄珮出袖昂軒涖民批訟酢醪釋寃修赫蹠
則錢刀積億譎文書則貨來貝播牛飲沾於楮
瀝虎酣礮於二參不納侮於滌惡異蠹沒於岑
門豈若吾爲君腕水瀦汧海禿豪汗灑柅骨齧
筋膠轄肉駮蟲豸胥歇役子可覘檀痕胥去冬
夏招備兼子嗜古繙編遵楷非琅園可聞非青
鴛可解晝則竺寒瓜龜夜則駮鞦踈駮不減監
門之疲命受訶乳汁之嬰矮吾實命薄奚怨蹴
躡吾之隸於君也於體雖么於分爲僑安得皋
蘇可罷吾勞乞君方略憐吾儕歆曾子重手淵
明貴腰佻僕曰博愛憎蹶躡曰覲驅邀望墨停
乎颺撼腕靜收於寥寥豈曰君之智不能周於
指節君之累反自樂於蘄蘇夏畦之病怨詈之
輓請稱媿曰安生勿丁櫟而郭椒吾不願爲奴
於疇委君何不眠青津於逍遙腕雖不才從主
人於碧荻良食握固於鷓息之猗卽無蘭沐錦

藉幸託壽於旗翼之豪冒昧上陳耳愛斯颺爲
君之腕胡不令吾頌君之寧謐俾一腕之不得
其所而哀號乎

郵

郵筆文

予自髫齡與爾相好涖政二十有五年寒暑之
序哭歌之時及登山車轂涉江枕褥間無不與
爾偕至于帝庭左右載言將賴爾之彊力爭持
于奏牘迨居政府思奮其夙已承天嘏命爾已
戇質果性犯時之忌不能骹骹曲徇乃不克綏
之于卹遇嫉招尤惟爾之故也其奚已善圖于
主所乎詰戎兵重稼穡黜僉壬進譽髦耆成人
王室多故民羣爲寇數十季翦焉割于我土疇
握兵柄令寇暴不惡龔勢滔天爾不能措之大
戮蜂取已豕食久胥矣進妨賢路已來彈射退
不自繇等勤於管晏灑沮松桂徒自荒曖令雞
黍墨墨農圃之儔翳特而長老德爾猶朕任其
蓼擾與經史比媿摻彼墨硯勾致碑板墓碣卷

冊絹素圖寫稠濁。曰勞頓我何其不告。曰昏拙
曰序顛毛安于隘。宋之心之爲善哉。匪朝匪夜
糾纏乎耳目。傑池乎徽。豨即日食三勒。何所歸
頌于爾耶。爾必不舍。諸一迂儒耶。爾世中山。穎
氏豈不達斯義。請辭遯野。曰休暇乎我。我可曰
息偃牀。裊日啜百末。撫古琴。狀則辭之一道。爲
爾謀策無良。此者世不乏。刀筆吏舞文作奸。爾
如變其戇質。毀其果性。何不煙眎屈。郝曰曲佞
事之機鋒。鐸嘜亦可逞。爾所長從彼。受穠郁。從
我甘處於孤冷。爾可謂不知擇主矣。是故在爾
之自諦也。雖狀二十五季。恐改爾之戇之果。必
不噬肯也。天下事逐之不退。不招自來。類如是
大略咎在爾。不自諦。爾諦則釋厥昏拙。解我糾
纏。令我寒暑不疲。哭歌不摘。江山輪躡不擾。清
淑農圃雞黍不誤。考邁優游。幽默求玄葆乎。太
無綽胥餘閒。爾事我久。我豈負爾者乎。若仍任
爾蓼擾。是爾實負我。我將用火燬爾。或用銚塚
爾。爾之疆力。其蚤變柔心。庶不爲中山穎氏祖。

宗羞爾勿曰子大夫如之何其亦妒亦尤于顛
毛者而郵之督之之不宥也爾幸矣其勿或或
自取後悔

譙

譙月季花文

接近圃月季花者余數經其處見其舉動乖盭
氣滿意驕揚睂瞋目辛螫在中棘損無忌據實
彈之揆詞曰譙庶脊瘳乎曰懲在木警卉邪也
夫月季出身叢薄石罅之灌莽宿根不植不立
脊人於此命園丁灌溉于春冬埽霜雪迎日和
曦牧人驅羊農畷飯牛狂童折凋雜沓躡揉幾
傷其命月季告急自言弱小微質偃蹇苑牆幸
加庇護禁喝穉人可免踐于爾羊不嚼于牛口
之下乃一切禁止使得安生時月季荏苒伶俜
身僅三尺也忽一季一遇其圃鹵鹵狀芘芘狀
碩大其華高將及肩余不勝鞦焉喜也曰月季
月季不意爾之蕃廡一旦至此哉月季不言顧
之而晒不意肆其勁力張其枝蔓牂牂肺肺傍

羃鉤藤外延，蔦蘿滿身，鐵刺則如劍，鏑戟支矣。滿心鱗甲，則如虎牙蛟角矣。掣曳余衣，針之需。皿剽果不遜，余私自歎，此非月季之狂也。不蚤避而誤交之，故至此。夫懷鳩含沙，世之嘗也。區區小物，豈不能容？本置之度物，爲其無骨不較。其蕪猥，已葉牽株，引第論其性不淑，均月月滋。芽季季，佞屈口，齧善類，凌侮條枚，猗儻夭喬，不爲卉木之君子。甘偕虎杖，于蒿藿近，復誘雜紅。黎親合，揆春白，絳無恒，雨露夸其妖態，毀壽樟。侮香楓，嫚梅竹，罵菡萏，撻菊萋，捽松桂，訐申椒。賊罪頗多，花之無良一何暴也。而余且奈之何哉。余于是始悔其小仁，彼時狂童農峻，持斧斬伐，不力止之，其枯枿斷萼，絕跗割臏，剝根其能久。胥月季乎，朕君子仁愛之心，汎愛于一艸一木，惡籛不斫，門蘭不鋤，王萼可容地，骨不掘，况兹月季，卽甚孟浪，尾詆于鷲，綬之流一例。虺牀類甚，馘菌刻芳，剽善實尸，其咎則彼之自處不淑，又何誅也。庸才害氣，其如禮，何譬之當，道不

問安事狐狸欲爲國家培養松蘭激狠止虺豕
其大焉者矣何必自月季始也蓋曰天地含宥
未至滅殄各居大地任直鐵幹任枉木輪自挺
自骹不相資也聽槎蘖于巨埜荒陂而已國家
廓清進賢退不肖不忍其流禍胥千畷此者而
爭恩怨較狎獵于朱草蕘茨間何其不自廣而
務狹人耶比其器重不逃故使庶物攸叙昌陽
提綱不苟細小此造化之泰鴻也余曩言曰懷
鳩含沙加舊德之食古今來豈少哉可勝怪乎
其謂月季之狂也其亦小情而未廓大性歟

諷

諷鳩鵲巢

于春之三月予與苕伯嵇子步于閣之三柏下
壯數步大槐扶疎老鴉棲于巨枝意似胥圖者
嵇子曰君知鴉之巢鵲之讙乎曰否曰鵲胥而
鴉斂焉故也狀鴉斂鵲鳩鵲又來斂鴉鳩力絲
不勝總數百鳩鵲敵之又不勝也鵲窮于啣水
之卽汗其身染于巢鴉怒憎其塗塗之辱也忍

而舍太巢遂為鵠胥矣王子歎曰鵠亦太智也
哉遞相侵宅小而謀大為術呂取之遞相讎曷
其胥已從于非彝不守其典何呂承天休耶事
可呂諷乃摘辭呂諷曰鴉之奔奔鎮薨為屯橫
襲鵠家維忍爾心憑陵蜚逆毀遡克勤內悞非
實耗亂庭門門矣悵惘鵠離于族卷急無顛呂
讓撓謙翼羽席福免其瓜刃遠其距鏃彼鵠不
兮連號蜚逐力儻不壓竄謀戰鯨體削肢敝倒
言傷忌叡哉濡尾泥濘是服浣點嘉室淚漬鴉
目何異戈春虎矢茲毒嗚呼天道毒事相尋騁
勇角悍跔在株根誰為後殿誰為前軍秦吞六
國漢又咽秦蔡邕審音螳雀剛駢腰韃互持殪
殛寡仁羽衛琴離佛惛疇隣無隣單戶輕剽讒
鷺徵腫糾雄鋌絹在路甘情退處曰位匪顧不
必悲鳴徒爾澀嗉何山不雲何藪不露既廣既
漠虐老睢翥飛走畢歎循環惟數猶之豪黠欲
林吹陸階未易竊武不可黷智多凶多愚當敦
固天遣張弓天休豈誤典午膈膊寄奴腹妬回

揚州之大商善養鷹飼呂溪灸金其環繡縹結
其雙距愛之甚鷹得所養仰而鳴思所奮擊脊
廓清六合之意一日主人解距縱縹劃狀迅飛
目疾而無瞬觀者各憐焉快也呂為猛腦剛瓜
健翮彼邪鳥姦豨其無遜迹乎無幾何時而老
狸退窟矣野鼠匿之松根矣鼯兔爰爰兩頭之
虵竄古塚矣九尾之狐依社膾矣鷹恥其無所
用勇也窘甚徘徊江郊凌乎海上之島遇騶虞
焉呂瓜攫之騶虞笑曰子之老拳胡為相及耶
遇鷗焉呂翮扶之鷗笑曰子之武功胡為不遑
擇耶遇鶴焉呂腦觸之鶴笑曰子之介氣胡為
不慎用耶天下之大也六合之廓也設心無邪
鳥無姦豨卽誤加足下之距于我庸何傷今天
下蛇兔狐狸鵲轆得得意嗷嗷呀呀不知皎日峻

戲

鷹戲

揚州之大商善養鷹飼呂溪灸金其環繡縹結
其雙距愛之甚鷹得所養仰而鳴思所奮擊脊
廓清六合之意一日主人解距縱縹劃狀迅飛
目疾而無瞬觀者各憐焉快也呂為猛腦剛瓜
健翮彼邪鳥姦豨其無遜迹乎無幾何時而老
狸退窟矣野鼠匿之松根矣鼯兔爰爰兩頭之
虵竄古塚矣九尾之狐依社膾矣鷹恥其無所
用勇也窘甚徘徊江郊凌乎海上之島遇騶虞
焉呂瓜攫之騶虞笑曰子之老拳胡為相及耶
遇鷗焉呂翮扶之鷗笑曰子之武功胡為不遑
擇耶遇鶴焉呂腦觸之鶴笑曰子之介氣胡為
不慎用耶天下之大也六合之廓也設心無邪
鳥無姦豨卽誤加足下之距于我庸何傷今天
下蛇兔狐狸鵲轆得得意嗷嗷呀呀不知皎日峻

據溪蟠根株洵牢其目中無足下久矣足下何不怒而奮擊廓清之呂善用其勇天下將兮且贊子之智仁也鷹聞是言于是收掖藏距喀朕不答

論

牛論

予羽予音鴟脊言矣耕耔爲劬牛脊懃恁安得不諗乎爲嘑老農豈不念氣佚毛窳其謂之何爲牛不易昧爽事乎耒犁汗流爆日惟獲之是爲力竭告勸婁饑筋而腸悲旣惟汝乎鉢之時飲水呂齒其地德祖識不敢沃土淫心呂卽匪彝今季歲垂於衰髦用呂屢耜禾秭間其服之則罔脊矜其不懈日溪塗足霑體恆襪襖而嚙吞牛脊天幸解鞅歸潛避彼雨風休乎山厓况牛之命帝旺已移他牛脊英犖少季者汝其覲駕呂重用之

警

警猿

壬午五月予與朱五溪季子無回登太行鴻飛
山房日拾給石磴數畧丈及王母洞定身周日
箕踞已坐就眠嚮從何來則甃珪疊璐蜿塗綦
塞俱在虛空聳劃焉嘯鳴于樹間問曰此何聲
耶雲翁不見忽狀僂僂亭亭蕭騷窸窣跳擲峰
杪殆至百千喜色相語似乎能靜其機矣仍綯
繆接聯好若無間少時遇嘉果陸離聚族攫攘
手指所獲不遺餘力猶未已也有脊高唱者引
而之南峰焉山中所葺艸菴饌簋農具所藝
菽豆瓜瓠呼朋而侮流轉彭剝相爭詬詈無窓
之不鑽無弁之不掠一何爭捷獻伎已肉心爲
得意已儼巧爲機奇也予嫌其貪利履危忘乎
古讓不知退藏拍杖震林喝止令之潛始似微
警久乃玩若旣厘驅逐之氣又動憐怛之隱騁
狂魄已自恃據峭勢而輕物若盡一世無可誰
何者予於斯深惜之不意二三臧獲心中不亏
不忍坐觀旁緣別蹊暗操毒術討其不庭陰轉
擊已大石雷崩澗鳴猿不及防衆石旁觸所折

狼戾或屍或毀顛目肢腰不能保全無事也嘶
囂哭散胥類天雹之擊弱艸者矣自是獷黨始
潛跡銷響絕予因俛仰吁駭爲語又溪無回曰
子其識之猿之爲物至微矣所恃胥峻所憑胥
窟所呼胥徒聰穎小慧狡如風飈敏如播鬼自
曰爲處于得爲之時舉天下無敢角技逞奇莫
胥犯其疆焉者寧知出自慮外天降旤燼如彼
百千羣力譖爭兼之譖詈一旦二三猾童遂足
曰挫巖耶是故猿不幸而不達耳如達也勿過
取勿怙銳胥駕馭之才雄杰之膽銛割之手縱
橫之武而進退允晰乎存亾允僂乎微不隕性
聲不先倡乎拙不用巧而恬不用捷藏深遊虛
物莫之傷得于身內之敬矣動于機龍亦畏蜈
牛亦畏麤虎亦畏鵲龜亦畏蚊故得意之中引
之而忘檢括非祥也獨王母洞上之猿歟

乘

雞卵乘

胸臆子善算無立錐偶拾一雞卵艸際齷齪懌

懷夾而歸謀于妻曰此奇貨哉充牣焉可曰得
巨富吾與若一生食肥衣組不絀矣妻曰何曰
策之答曰從隣人雞乎之借隣雞之雄曰湊吾
雌算一月應獲十五雞二季算卵字雞應獲三
百雞買十金獲焉尋且易五牯矣算牯牛產牛
三季獲尋角定二十五健牯矣算三季應蕃息
百五十健牯尋且叅均三百金之估矣吾與若
益徵貴賤舉責二季尋介景福致六百金之篋
穀量畜用金如糞土矣妻大懌曰如此而晏狀
饗厚乎曰否三之購昫昫畝耦之禾或廩實困
窮焉曰如此而休焉笙歌寶馬華裯乎曰否三
之購百劔千甕諸皮幃卷脰買燕趙吳越美妾
黛粉青白鳴瑟跣履充後室焉生子孫益舉責
其妻色大恚詈曰汝家不訾狀乃妾媵是圖乎
個一卵而碎之噫見彈求鶚炙因馬寢蓋人之
懷急矣意富貴利達心如猛獸鷲鳥不與胸臆
子同一善算也耶

嘲

蛛嘲鷺

鷺之啄于水目視重流見魚之可呂口攫者之
生之死之朶頤焉呂從飫欲日日勞形于澤國
蛛起而嘲之曰汝鷺其名也斯潔潔斯美胡日
承事于龍斷傷面絡血死者無算倖無脊執彊
弓勁弩呂討子子其逃刑之民也歟哉鷺曰汝
性亦不憚矣而口市義子之網蟲也網密者漏
寡機多者怨溪蟲飛啣尾枕股而相蔽子呂全
制其命脊吞一切之心而諸蟲之禍不可殫吾
一日不過二三小魚耳子一日將百命磨齒鄉
扱之袂拘也饗數歲屬餘命天必呂虎爪刑神
不康于而躬矣子若徒龍斷業吾豈無呂鉢乎
子也者蛛懼甚夜不寐不安寢食王子曰諒哉
鷺之言也夫物不可呂脊我脊我必機機必貪
淋貪淋必多戕鐘琴無我龜石無我舟車無我
雖狀鷺之心非之死而之生之仁也其朶頤與
蛛同目營口攫與蛛同業脊分焉者重輕者也
薄乎云爾吾終不獨誅蛛而寬鷺君子曰充類

致仁也嚴哉

哀

哀蛤雀

長安之聚而放生者，已千數車馬，雜疊稠集，柰園之中，予過而問焉。曰：此官長放生地也。獵人漁人，鑿笈提攜，纍纍狀，憚其斃也。予哀之，亦欲放生。曰：魴、鯉、鮪、鮪，與我同育也。蛤、雀之津津，哇哇者，似向予而泣。曰：西竺氏之立教也，已不殺爲唱，所已宣，物生氣，藩屏民，則甚盛心也。灑久則弊，器久則窳，多方乎？智慧貽累于飛潛，先生可不垂聽一拯之乎？予曰：唯唯。蛤曰：贊陽秀，無姦物，無害生，炤其大也。臣江河階塘之波，臣爰人，雀山藪羽族，託體微賤，少聳古昔，矻觀，奠戒濫泗，罟不入洿池，魚鮪不泚者，誰耶？不掩羣，不射宿，卽鹿禁于山，虞殺胎，垂于冊，經者誰耶？今也官長，釀金解讐，而射利者之，于我輩，則酷矣。方我親戚宗族之遊于清流，嬉于山林也，寢恬度閭，自謂與世何爭乎？而鱣、鯢、猛、鳧、鵠、鶩，迅相

告曰禍來禍來眾雷急矣尉羅遮矣於是蚺蜥
不舍穀出卽捨獵及鰻鱓斫逮介刺毛踐離襪
嘲啾養羞垂頭喪氣怨地詈天其餘恨惱苦楚
而從网者董肴希生之想狀憂在刀俎似聳菹
醢岌岌乎危在旦夕不敢自必其活矣于其行
也手爪所損復自不堪長塗饑餒錮而不出迨
于柰園驚梵唄之駭音恚幡鈴之怪狀陳其鼎
俎列其恒豆水艸煎鹽之尚蒲越明水之設啐
經海潮焚香啓處曲拳頂禮徐于疏辭登于禩
廟當斯時也去枯肆不遠大弔則就夏稿幾何
彌采彌懼兼之飢渴曠之時日其僵屍流血樁
櫛而葬于壘笈也又不知其幾矣而後始命苾
芻昇而放生空中水中嗚呼我蛤雀兄弟之不
死者非官長好仁所造延壽縣齒續命錫羨雖
居乎異鄉不聚于妻子宗族而置之死地得生
伊誰之賜也豈非大幸哉狀蛤不才不如雀雀
之飛無山不可蛤又慄慄恐渙者仍投舊塘備
來月放生之日也嚙嚙本欲呂宣生氣而流弊

于結死氣欲已藩民則而窳壞于滋民猶欲已
休養性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鳥亂上與亂下
獵人若狂漁人如飴哀哀環蛤先生其普度乎
何如不宅德不府怨鵝焉泳焉各安其性命之
情乎予聆而悲焉告蛤與雀曰胥是哉德者內
也己不用固大德無爲也物乃竝育也德心生
則事經出事經出則歡悲分歡悲分則所全所
傷正相敵也全者十傷者不十乎故放生不如
勿放也蛤雀於是翕翕狀似悟予之意而逝

翫

翫營蠅

適園之中一硯一書几案之中有青蠅焉薨薨
嚙嚙凡罔罔潔卷一經其點染貽疵蒙垢不招
自至徘徊胥儀呼聚惟勤已嗜已彊不但周卷
也衣履幃幕善人巧投所設器具與一切清供
已其頰嗛之沫下及尾液不顧已穢不畏人之
屢憎也亦悍矣哉予於是開軒命僕搖翼驅之
蠅益含笑鼓翼胥餘暇焉驅之復來僕力告罔

令人鬱怫厭其狙詭祝天而告之曰天歟天歟予在邁園城市大隱于人無邁于物無隙也曾何負于蠅乃卑陬拳縮措足險徵施毒騁譎不憚勞頓加汗而不自止也命僕詈之雖狀亦勿用詈爲也並生並育天亦何心令彼擇邁園而彊呂相啗歟蓋萬物之性氣榮相牽氣乖相擊蠅亦囿于氣機行其所嗜而已是故傳將狀于未育之先造無始于卽次之後呂樊棘爲依傍揚揚意適遇潔逢皜熹爲點染營營之心必于遊行中寓蛸之恙也利螻之腥也而後快心焉旣范斯螫成蠱必刺假如無冊無卷耶無硯無書耶亦無邁園耶彼蠅且又顧之佗蠅何知焉况天尊而清虛峻居也豈能于州郡居室一一拘而笮之檻之刀銼之若狀則天亦煩瑣甚矣一歲之內天若曰生于春夏殺于秋冬如斯足矣天何嘗日用罟獲網羅遣億萬小吏伺衆青蠅無已哉予乃大笑曰道在是乎脊心非道無心爲道設欲罟而加刑焉彼于癩痔也疥癘也

廁濁溺器也亦含笑鼓翼薨薨懞懞津津味之
而不自止也繇是証之不宜詈且憎宜忘也蒙
垢者增我忍辱貽疵者助我警修善哉蠅也斯
天下之玉我者乎于是閉園展卷高詠古人略
無鬱怫之意明日見蠅油油與偕視諸蠅樂其
胥儀不驚也若處海鷗狀

衍

蜈衍

於武定橋後亭晨起士樸屬鼓地氣蠕蠕動進
眠之乃胥小蜈蚣寸餘足多支離且齶類螳螂
而細短牙焉其抱也眼之欲鉤不必其肉稱也
近人氣岸尊倨不力力拘拘狀胥經天營地之
意命篋呂瓦器貯之閱二午眠之則又長寸餘
矣閱五午眠之則又長寸餘矣面目愈蒼炎腹
背矯橢疇而負其幹才意輕揚甚自謂于世無
往不摧螯不知戒慎無論觸也者卽不觸也者
耦而傷萬物彊陽堅于胸中攫援而不包容乎
四域是故遂狀獨爲往來甚可畏也又閱二午

擬山園選集 卷二十三
一老鴉劃狀越墻飛下窺瓦器蜈自視氣岸沮
削念其身若客若微塵胥耗精無恬魂欲鉤鴉
也者不敵也欲負其幹才也者不敵也欲傷物
無不摧也者不敵也悔而始收拾其經營而保
其齟肉不可得遂考終于鴉口之下嚙哉天地
之煩氣爲蟲骨骸胥根也精神胥門也爲蜈者
秉心戒慎無鉤傷于物物亦莫之傷矣是故宇
宙一大戾局也爵位一大蠻觸也化其眼鉤彊
陽與世相淡漠焉卽屬紆而未始胥害衍其義
虛無也者道之所居也處小不淫威處大不窳
刻語曰形神不相失形從而利信矣夫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 終

掛山園遊集

卷二十三

三



掛山園遊集

